

晚清艺人口中的“内廷供奉”与慈禧太后

——齐如山的《谈四脚》与《清代皮簧名脚简述》

*“Inner Court Performers”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 According to Late Qing Actors:
On the Four Stars and A Brief Account of the Qing Pihuang Stars by Qi Rushan*

梁燕

Liang Ya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6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六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晚清艺人口中的“内廷供奉”与慈禧太后

——齐如山的《谈四脚》与《清代皮簧名脚简述》

“Inner Court Performers”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 According to Late Qing Actors: On the Four Stars and A Brief Account of the Qing Pihuang Stars by Qi Rushan

梁燕

Liang Yan

内容提要:

慈禧太后对皮簧戏格外推崇，曾给予作为“内廷供奉”的艺人特别“殊荣”；虽然这些“内廷供奉”具有卓越的才能，但在帝后眼中仍处于微贱的地位。本文以近代京剧理论家、民俗学家齐如山的《谈四脚》、《清代皮簧名脚简述》为线索，爬梳了部分晚清艺人的口述史料，提炼了慈禧太后时代“外学”艺人即“内廷供奉”进宫承差的具体事略，阐述了“内廷供奉”卓越的艺术才能和与慈禧太后的互动关系，分析了他们的人生悲欢和侍奉内廷的风险境遇。

关键词:

清代 “内廷供奉” 慈禧太后 齐如山 《谈四脚》

ABSTRACT:

Empress Dowager Cixi was so fond of Pihuang opera that she bestowed on its actors the honor of being “inner court performers”. However, despite their outstanding talent, they were still regarded as lowly servants by the emperor and the empress. Based on *On the Four Stars* and *A Brief Account of the Qing Pihuang Stars* by Qi Rushan, a modern Peking opera theorist and folkloris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oral history materials from some of the late Qing actors and sketch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outside learning” entertainers, i.e. the “inner court performers”, were admitted to the court; it reveals the superb talent of these peop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mpress Dowager Cixi, and analyzes their weal and woe as well as the risks they took as servants at court.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 “inner court performers”, Empress Dowager Cixi, Qi Rushan, *On the Four Stars*

京剧理论家、民俗学家齐如山（1877～1962）在他所著的《清代皮簧名脚简述》、《谈四脚》书中，多处提到慈禧太后时代梨园界名伶进宫演戏的情形，这些名伶都是擅长皮簧戏的各路好角，进宫承差主要是为满足慈禧太后宫廷娱乐的需求。像杨隆寿、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王瑶卿等，都有一个响亮的头衔，叫做“内廷供奉”。

一 “内廷供奉”的由来和慈禧太后对皮簧戏的格外推崇

“供奉”一词见于唐代，它是以前某种技能在宫廷侍奉皇帝的一种职位，唐玄宗时有“翰林供奉”；宋代的武职阶官、宦官阶官中，都有“供奉”一职；清代称南书房行走为“内廷供奉”，是职官名称¹。齐如山笔下所记的“内廷供奉”，则是指被当时清宫戏剧管理机构升平署挑选入宫演戏的民籍皮簧名伶，由于他们能够以技艺侍奉帝王，享受宫中的“钱粮俸米”，即每月“食银二两”、“公费一串”、“白米十口”²，被民间视为荣耀，便以“内廷供奉”称之。

其实，清宫自南府改为升平署以来，从未给任何一位民间艺人授予任何官职和相应待遇。宫内只称其为“外边学生”、“外学”、“教习”等。一般来说，在民间唱红的艺人一旦被清宫选中，更会名声大震，许多人家更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到“内廷供奉”的门下学戏，以藉日后成才。齐如山说，名伶“挑上升平署的钱粮，这在戏界本等于一步登天，俗所谓‘一登龙门，声价十倍。’”³他们在外演戏的身价更高，收徒、教戏的收入更丰。

“内廷供奉”的挑选有两种途径：一是升平署有专职负责的太监到京城戏园子里去找寻，他们常常出入各大戏园看戏，特别留意当红的名角。京城各处的戏园子也总要长年给御史衙门、内务府、升平署留出免费的“官座儿”，供他们看戏、物色人选。二是通过梨园界熟人介绍，这些介绍人大多都是受升平署信任的“内廷供奉”，被介绍者获得这份差事后，要永称介绍人为“老师”或“先生”，行弟子礼，这是梨园界不成文的规矩。王瑶卿就是经升平署信赖的“内廷供奉”陈德霖的“保举”入宫承差的，由于平日二人关系极熟，王瑶卿称陈德霖为“德霖哥”，此事后在宫中亦不可随便，喜爱说笑的王瑶卿便以“老夫子”呼之，既有戏谑之味，更有尊重之意，于是陈德霖便在梨园界有了“老夫子”的绰号。此事见于齐如山《谈四脚》中的记述。

慈禧太后不喜昆弋，专好二簧。同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慈禧传下谕旨，命太监会学二簧戏：“印刘传西佛爷旨，着刘进喜、方福顺、姜有才学二簧鼓、武场，张进喜学武场。王进贵、安来顺学二簧笛、胡琴，文场。不准不学。”⁴当时京城二簧戏已经十分流行，但皇宫上下的观念仍奉昆弋为正统，就连升平署的太监也有人认为二簧属“乱弹”之列，地位不高，学起来有些抵触，所以，她才特别强调“不准不学”。

同治十一年三月慈禧太后命人传旨：“于三月十四日起，着会唱乱弹二簧之人、筋斗、随手上，每日进中正殿门至长春宫，未正到齐。”⁵她对二簧戏的兴趣很浓，但那时还只能看宫里的太监演这些戏。从升平

1 参见么书仪：《晚晴戏曲的变革》，第58～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2 丁汝琴：《清代宫廷演剧史话》，第21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3 齐如山：《谈四脚》，《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6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4 朱家潘、丁汝琴：《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332页，中国书店，2007年。

5 丁汝琴：《清代宫廷演剧史话》，第237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署档案的记录看，这一年慈禧太后在寝宫长春宫传戏频繁，戏目中有不少二簧戏：《朱砂痣》、《樊江关》、《甘露寺》、《穆柯寨》、《烈火旗》、《五台会兄》、《取帅印》、《取荥阳》、《打龙袍》、《演礼》、《战长沙》、《探窑》、《绑子上殿》、《奇双会》、《蒋干盗书》、《梳妆掷戟》、《徐母击曹》、《连环套》、《彩楼配》、《十字坡》、《华容道》、《拾镯》、《斩子》、《空城计》、《御碑亭》等¹。

慈禧太后对宫中太监的演技和不够规范甚为不满，光绪五年旨意档上有这样的记录：“七月十六日 奉旨，着何庆喜口传，着总管排差管束。《迓福迎祥》判脸实在粗糙。《万花献瑞》马得安不等尾声完下场，懈怠。狄盛宝上场应穿造（皂）靴，不应穿薄底靴。安进禄上场不准卖野眼。王进福不准瞪场面人。传与众人等，穿造（皂）靴开后口，钉纽扣。如有靴坏买方头靴。李福贵此（跣）西跷，不准此（跣）打跷。着总管、首领、教习着实排差，如若不成式样，佛爷亲责不恕。为此特传。”²

由于同治皇帝驾崩，宫中禁止演戏已四年有余，升平署太监多已技艺生疏，慈禧太后的敦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舞台规范的作用。然而，这也是她愿意传民籍艺人入宫演戏的一个重要缘由，毕竟宫外走红的艺人还是要比宫中太监的表演水平更胜一筹。

慈禧太后暴毙以后，慈禧太后大权在握，无所顾忌，宫中演戏的活动更加随心所欲，从民间挑选艺人的数额、钱粮份例也不再受限于旧制。光绪时期几乎京城的所有名伶都被网罗到宫里承差，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里所列“民籍学生年表”表明，升平署挑进的“内廷供奉”有78位，其中包括鲍福山（小生）、杨隆寿（武生）、李顺亭（生）、彩福禄（武旦）、李永泉（武净）、孙菊仙（生）、时小福（小旦）、杨月楼（生）、王桂花（小生）、谭鑫培（生，宫中叫“谭金培”）、陈德霖（小旦，宫中写作“陈得林”）、罗寿山（丑）、相九箫（旦）、龙长胜（生）、侯俊山（旦）等，这些艺人都在齐如山的《清代皮簧名脚简述》和《谈四脚》中被一一提到。应该说，他们的入宫演出，大大提升了这一时期清宫戏剧的演出质量，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当时京城皮簧戏的最高水平。

二 “内廷供奉”的卓越才能和慈禧太后给予的特别“殊荣”

作为“内廷供奉”，自然是各个行当的佼佼者。能让慈禧太后格外欣赏的，是他们还有一些卓越的才能。齐如山在《清代皮簧名脚简述》中记述了武生杨隆寿擅长排戏的本领：

元明两朝以及清初的剧本，没有武生的正戏，嘉庆、道光以后，武生才有出名之人，杨隆寿恐怕是最早出名者之一，所以他在同治初年就被西后传入宫内充当教习，此为北京戏班传进宫内当教习的第一人。……迨同治初年，西后与皇帝都有看戏的瘾……传了场面十人，……又因这些人都是场面，只能教腔及帮吹打，不能教身段，更不能帮助演戏，于是又添传了十几位名脚……这些人以杨隆寿为领班，又因他对于戏的知识较多，一切排戏都归他指点。一次排戏，西后在旁参观，见他太累，命太监给他搬一个座，宫中的规矩是当着西后或皇帝面前，谁也不许坐。这次奉太后谕，给

1 参见朱家潘、丁汝琴：《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333～350页，中国书店，2007年。

2 朱家潘、丁汝琴：《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363页，中国书店，2007年。

他搬一座，从此在西后面前便算有了座位，故戏界以为殊荣。¹

排戏，实际上就是导演，只是那时尚无这一名词，而这项工作都是由教习或名角来承担。杨隆寿的出色工作赢得慈禧太后的“赐座”，这是无上的荣耀，不啻为一种高额的奖赏，一度在梨园界传为美谈。

谭鑫培的技艺尽人皆知，不必赘言。他擅长改戏，齐如山在《谈四脚》里记录了谭鑫培当年对他讲的一段话：

唱，咱们可不能照旧唱，咱们得自己琢磨。琢磨添上点俏头，好醒一醒人的耳目。《战长沙》这出戏，从前大老板（笔者注：程长庚）常演，以后就没什么人演了。靠背也正对咱的味儿，正好琢磨琢磨，当然是琢磨关公了，可是总算唱不过大头。乃改过来琢磨黄忠，所以两个脚，我都下过一番苦心。因为此戏，本是关公的正戏，咱们要去黄忠，也不能落在大头（笔者注：汪桂芬）之后哇！（此处齐如山插话从略）这也就如同《搜孤救孤》这出戏，本是公孙的正戏，最初我陪着卢台子（笔者注：卢胜奎）唱，人家当然去公孙了，他虽不算老辈，也总算是老脚啦（此处齐如山插话从略）。

演了两次，我以为光当配脚不合适，我就对卢台子说：“您是已经成名的脚儿了，但是我也正是往上熬摩的时候，我也不能光当配脚，我想给程婴多添上两段唱工。”卢台子说：“那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于是我就添了两段。《南天门》一戏，人们都说我是学的崇天云，但我改过的也不少，《卖马》原是老生的戏，后来归为店主东的戏了。我看这里头有路可走，所以我也特别把它另排了一排，加了一段耍铜，从前虽有，可不是这个样子²。

谭鑫培善于变旧为新，在传统戏中挖掘出适合自己的表演空间，丰富其所塑造的人，反“客”为“主”，从配角转为主演。齐如山说“此乃叫天绝顶的聪明，也是令人极佩服的地方”。这种本领使谭鑫培的艺术效应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宫内都享获盛名。“光绪三十四年，谭鑫培、侯俊山等主演一场戏后曾多次拿到60两的赏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至今保留着一批光绪朝对“外边教习”赏赐的名单，据有关专家推断，“档案上红字所写的数目，当为慈禧亲自授意”³。

由于极受慈禧太后的赏识，谭鑫培得到了一般“内廷供奉”所不能企及的“殊遇”：

（西后）除恒传进宫演戏外，且于便中见各王公及内府大臣时常常夸奖他，各王公大臣为得西后之喜欢，每于府中家中演堂会戏时，必有谭之戏，也就是为的看过之后，于便中见西后时有话说。因此各王府宅门对于谭都要另眼相看。如此一来，谭的声望便一天比一天高，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所以彼时有“谭贝勒”的外号⁴。

1 齐如山：《清代皮簧名脚简述》，《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29～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2 齐如山：《谈四脚·谈谈谭叫天》，《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3 丁汝琴：《清代宫廷演剧史话》，第25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4 齐如山：《谈四脚·谈谈谭叫天》，《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26～12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有关谭鑫培受到慈禧太后恩宠的民间传闻很多，为史料所证实的可举一例：“有传说称谭鑫培之女萃珍嫁给生行艺人王又宸时，慈禧曾送与妆奁。近日见到了上刻有楷书‘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宪皇太后上赏谭金培之女嫁妆铜盆一个’的实物照片，才得以证实。”¹一个民间艺人嫁女，赫赫有威的慈禧太后送来嫁妆一份，这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

有着“正工青衣”（也有叫“正宗青衣”的）之称的陈德霖凭着一條经过苦练的好嗓子和端庄大气的扮相，于光绪十六年被升平署选中入宫承差，当上了“内廷供奉”。第一次在宫中演戏，同孙菊仙、穆凤山二人合演《二进宫》。孙菊仙气足神完，穆凤山声如洪钟，陈德霖嗓音清亮，高亢刚劲，居然也毫不逊色：

西后大乐，很夸奖这出戏，说孙某（笔者注：即孙菊仙。此处齐如山插话从略）这出戏比金福（笔者注：谭鑫培）好。德霖刚出马也还配得上。西后说完之后回宫，后台诸人一齐给德霖道喜，说这是百年不遇的事情，刚挑上差使，头一次演戏就蒙佛爷指名夸奖，是以往没有的。德霖当然也非常得意，他曾说回家来几乎三夜没睡好觉。因为在宫里当差的名脚都知道了这件事，回家来，一传十，十个传百个，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都来探寻。家中人也都问是怎么个情形，于是闹得家中人来人往，热闹了好几天。……由此一来，不但宫中得了面子，连外边搭班也容易多了。这个班也来约，那个班也来请，从此便发达起来。而每到逢官里去演戏，升平署太监也特别照应，诸事代出主意……²

齐如山与陈德霖相识于庚子年秋天，此后二人交往很多，齐如山对他所讲述的进宫演戏的事情颇感兴趣，便记述于《谈四脚》中，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口述史料。陈德霖除了唱戏之外，还有编戏之才。就编戏而言，齐如山认为，“在戏界中以德霖为惟一的人才”：

西后时代，官中所编排的戏，都有德霖帮助；别的戏，他帮助少，就是《昭代箫韶》这本戏，他出力就很大。《昭代箫韶》原为昆腔，此次改为皮簧，却是一件很大的工作，升平署没有这种人才，……西后又不好意思交翰林院，于是就大家胡凑起来，西后自己编的唱词也很多，德霖除安置场子并编词句外，还要把西后所编之词，都安上唱腔。德霖常对我说：“老佛爷所编的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大恭维。可是有许多词句真是难以安腔，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子迁就。所安的腔唱出来好听，她便得意，自以为编的词句好，容易唱；倘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不好说她词句不容易唱，她说腔安的不好，所以她编一套词交下来，安腔就得出几身汗，最初是很难，因为腔安的好听，字音则不正，戏界名曰倒字；字音正，腔又不容易好听，所以要大费斟酌”³。

从齐如山的记述中可知，陈德霖确为皮簧戏的全才，演戏、编戏、设计唱腔三者兼备。慈禧太后除了在

1 丁汝琴：《清代宫廷演剧史话》，第24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人集》第六卷，第13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3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人集》第六卷，第1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宫中享乐，也要效仿乾隆时代，排演宫廷大戏。她爱好皮簧，要将昆腔的《昭代箫韶》移植为皮簧。升平署的能力有限，“内廷供奉”中陈德霖自然是不二的人选。她之所以不愿意将此事交翰林院承办，毕竟有些心虚。国家灾难深重，宫中支付巨额经费用于歌舞升平，到底有些底气不足。有陈德霖这样的专业人才协助她完成这部“慈禧皇太后御制”的宫廷大戏，当然对他格外恩宠。以后不论宫中还是王府找人承办演戏活动，慈禧太后总是向人夸奖陈德霖的才能。有了太后的推荐，陈德霖的声誉日隆，而且收入颇丰。

“内廷供奉”的头衔在宫外艺人中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大名鼎鼎的余叔岩曾因为倒嗓和身体的原因，未能挑上“内廷供奉”，甚为遗憾。清朝灭亡后的1922年，溥仪大婚，皇宫大门内的升平署照常“传戏”，昔日的老牌“内廷供奉”陈德霖、杨小楼、王瑶卿等悉数到齐，新传的筱翠花、郝寿臣、谭小培、盖叫天更是欣然入宫。余叔岩也属新传之列，尽管便血病发，依然强撑弱体，坚持上台。他的精湛演唱给溥仪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而新老“供奉”们对已成明日黄花的皇室依旧“一往情深”。

三 “内廷供奉”在帝后眼中的微贱地位和自身的风险意识

并非所有的“内廷供奉”都像杨隆寿、谭鑫培、陈德霖那般幸运，得到皇帝、太后的恩宠，其中也有许多人惨遭屈辱和冤枉。齐如山记述了一段同治年间“内廷供奉”李永泉的故事：

名净脚李永泉，外号溜子，对于戏中的知识极宽，功夫也很深，不过风头上不够，所以外界人都不大知道，而戏界则无人不知之，可是只知溜子这个名字，而多不知李永泉三字，若论本领来说，谭鑫培、孙菊仙他们也都很怕他的。

一次，李永泉（溜子）在宫中演曹操的戏，大卖力气，以为一定可以得赏，结果同治皇帝大怒，将他打了四十竹竿子。……打完之后，还得给皇上叩头谢刑。可是这一顿打，他本人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挨的，连升平署总管也不知道是犯的何罪。及至到同治面前谢责时，皇帝才说：“我看你还奸不好？”总管知道为此，才敢问：“主子为什么打他？”同治说：“就为他太奸。”总管说：“主子打错了，他这是演戏，装什么人就得像什么人，不是他奸哪！”同治也乐了，说：“打错了，赏他吧！”总管问赏他多少，同治说：“使他自己说吧。”溜子说：“一竿子十两银子。”同治登时应允，赏了他四百两银子。他以后便在彰仪门外买了一所房子、几亩地，还买了两把骆驼，便成小康之家，以后就不大演戏了¹。

李永泉演技高超，出神入化，让同治皇帝入戏太深，不能自拔，反倒招致祸由，遭到毒打。虽然同治皇帝经人提醒，意识到自己对艺人行刑有错，赏了巨额银两，但仍令人胆寒。宫中艺人的低微地位和非人待遇、皇帝的喜怒无常和圣意难测，让这些在民间看似风光的“内廷供奉”们心惊胆战、如履薄冰。难怪李永泉于此事后置房置地，改行当了农民。

1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43～14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武行、丑行兼佳的配角王长林因为演出《一匹布》得罪了慈禧太后，他按戏词对旦角说了这样几句：“这匹布你先搁着吧！你知道阴七阳八吗？你们娘们饿七天就死，咱们爷们饿八天也死不了。等你死后，我把这匹布卖掉，爱吃什么吃什么。”慈禧太后听闻此言，不禁愤然：“你们男人就这样尊贵吗？老不给你赏，看你吃什么？”¹因为不喜欢，王长林的赏赐每次总是最低的。光绪二十三年的一次赏单上记录：赏“外边教习”33人共赏600两银子，平均每人大约20两，谭鑫培、陈德林等每人赏了30两，只有王长林一人最少，只给6两²。

王长林、李永泉二人见慈禧太后将进宫艺人分成三六九等，心有不满，常发牢骚：“人家杨小楼到宫里来演戏，如同小儿住姥姥家来一个样，我们两个人来演戏，仿佛来打刑部官司的犯人一样。”³但慈禧太后的乖戾性格，宫内宫外无人不晓，慑于她的淫威，几乎所有进宫的艺人都在设法曲意逢迎。齐如山在《谈四脚》里记录了老一辈名伶孙菊仙的一段回忆：

我们戏班中的人，最能揣摩佛爷心里，最能讨好者，当推侯俊山为第一。这小子可真有门儿，一次佛爷议论天明亮（笔者注：梆子腔旦角）演《送灯》某一句的身段可真好，这小子听到耳朵里了。过了两三个月，他演这出，他跟天明亮不是一样的路子，他看着佛爷高兴，特别故意没有照那个样子演，佛爷挑了眼了，说原本应该怎样演法，他恭维了佛爷一大顿，说：“佛爷可是经多见广，看的多，知道的多，奴才听见老辈说过，好像就是这种演法，常想改过来，但记不清了，问人又多不知道，如今得佛爷指教，真是一生的幸运。”趴下叩了三个头谢恩。这样一来，西后不但没有降罪，且大为高兴。你看这小子鬼不鬼⁴？

侯俊山又叫“十三旦”，是慈禧太后时代极红极受宠的“内廷供奉”，他不仅要唱好戏，让慈禧太后满意，还要挖空心思讨好取悦，以满足慈禧太后自诩“内行”、自鸣得意的心理，可谓煞费苦心，足见这些民籍伶人在宫中的地位之微。

关于侯俊山迎合讨好慈禧太后的行为，陈德霖也讲述了一件事情，被齐如山记录下来：

一次他回老家张家口，回京带了两个大白菜、两个大茭兰，都重二三十斤，他带到后台，得了个空儿，他扮了一个猴，头顶大茭兰跪于台上，算是白猿献桃。佛爷大乐，赏了他二十两银子⁵。

慈禧太后一向敬神拜佛，也非常愿意别人将自己奉若神佛，这是宫内宫外人所共知的，侯俊山的“白猿献桃”之举，是借神仙故事的吉祥涵义，投慈禧太后之好，伶人的奴性心理和可悲境遇可略见一斑。

1 曹心泉：《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转引自玄书仪：《晚晴戏曲的变革》，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2 丁汝琴：《清代宫廷演剧史话》，第255～25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3 齐如山：《谈四脚·漫谈杨小楼》，《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6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4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44～14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5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4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进宫演戏须格外小心，因为人人都知道，戏台对面的殿里有一御案，上面放着每一出戏的剧本，名曰“安殿本”。此本上除了写明唱词、念白，还有演员与角色的对应名单，供帝后们看戏时随时翻阅。倘若有出入，定会获罪。往常，这些“内廷供奉”们在民间演出时不大注意，或有随意的现象，但到了宫中每个人都须小心谨慎，处处留意。齐如山曾说到宫中对某些戏词的忌讳：“例如《连环套》这出戏，词句中有‘兵发热河’一语，西后听了大不舒服。因为咸丰年间，英法联军进城，咸丰避往热河，不敢回京，西后当然也在那里，听到热河二字，觉着刺耳，命改为‘兵发关外’。经此一改，以后倘再念‘兵发热河’，那是绝对不成的。”¹如此具有风险的工作，使每一个进宫的演员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内廷供奉”进宫当差，不但要演好自己本行角色，还要有多种技能，以备宫里随时差遣。齐如山在《谈四脚》中记述了一次宫里派陈德霖“跳灵官”的情形：

德霖说：“我扮灵官？灵官归净脚应行，生脚都不管，旦脚更不管了。祖师爷的规矩，旦脚不许动朱笔。”总管太监说：“你打量你们外头哪？祖师爷的规矩，你们自然应该遵守；但是皇帝让你扮就得扮，祖师爷也不敢违抗圣旨！每逢遇到大节日，是好脚都得扮；这次让你扮是抬举你；你就扮吧，没错儿。”²

据陈德林回忆，当时扮灵官的还有鑫培、桂芬、桂官等人。民间戏班中人人遵守的规矩，到了宫里也要服从于皇权；无论多么骄傲的名伶，做了“内廷供奉”之后，不管生行、旦行，都要在节日勾脸涂彩“跳灵官”，为圣上祈福，为皇家制造喜庆气氛。

多年在宫中演戏的经历，让“内廷供奉”们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即使是备受慈禧太后喜爱的陈德林、杨小楼，也一样谨言慎行，不敢流露出丝毫的纰漏。陈德霖在扮演《雁门关》萧太后这一人物时，神情、步态模仿了慈禧太后的形象，深受观众欢迎，但在公众场合下从不敢承认此事。齐如山专门向他问及此事，了解到他内心的顾忌：

德霖在宫中演戏已久，每次都看到西后入座观剧的走法，他把西后的步法、姿势、身段都看得很熟，且在家中私自也常模仿练习，日期长久，学得很像，但别人都不知道。一次他去《雁门关》的太后，一出台就学的是西后的脚步，但台步之间有唱工，走不了几步就得立住，学得虽像，大家还不大理会，及至进场时，因为斜场下，他特别往上台台柱多走了几步，如此则由上台台边到下场门距离较远，多走些步，可以使他的步法、姿势很容易明显，他进场之后，不但太监宫女们看着像西后之行走，连个妃嫔都以为极像。西后大乐，不好意思夸他别的话，只说了个“他可真聪明！”。以上这段话，德林自己并未说过，后来我拿这套话问他，他笑了一笑，没有说什么。隔了一会，他说：“这个在宫里头不能承认的，你要说实在是学佛爷，她高兴夸你两句，自然是很好；但若不高兴，

1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2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4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说‘你擅敢学我?’也可降罪的”¹。

杨小楼红遍津、京之后，被传入宫中当差，成为慈禧太后面前最受宠的红人，这是宫里的人都清楚的，但是备受追捧的杨小楼在慈禧太后面前不敢有半点的造次。齐如山从升平署的一位太监口中得知慈禧太后赏赐杨小楼一枚“扳指”的故事：

一次杨嘉训（笔者注：即杨小楼）演完戏，佛爷高兴极了，对总管太监说：“嘉训太好，叫他来，我要特别的赏赏他。”总管即把嘉训带至佛爷面前，跪的地方离御座很近，佛爷说：“你今天演得太好，我要特别赏赏你。”嘉训叩一个头，说：“谢谢佛爷。”佛爷伸着大拇指，指上带着一个玉扳指，说：“你看这个扳指好不好？就赏了你吧。”嘉训又叩了一个头，说：“谢谢佛爷。”佛爷又说：“赏了你吧。”嘉训又叩头谢谢，如是者三次，而佛爷永远也不脱下来。看佛爷的意思，似乎是想嘉训亲手由佛爷手上脱下来，但嘉训他万万不敢，情形弄僵。后总管说：“佛爷，赏奴才赏他吧！”遂把扳指接到手交与嘉训，才算完事²。

从齐如山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杨小楼在慈禧太后面前反反复复就是那四个字“谢谢佛爷”，跪在那里如泥塑木刻一般，完全没有了舞台上的生气和光彩，往日的威武潇洒、勇猛矫捷的“赵云”、“武松”变成了低眉顺眼、大气不出的奴才、下人。伴“君”如伴虎，聪明、知趣的杨小楼深知以这种方式呈现是规避危险的最佳选择。齐如山曾就此事向在宫中当过差的几位梨园界名伶求证，谭鑫培、陈德霖等人都证实确有此事，一向谨慎的陈德霖还说：“佛爷之喜欢小楼确是从心里喜欢。”他评价慈禧太后此举用了“耐人寻味”四字，并且说：“扳指这东西本是拉弓用的，乃男子所用，女子绝对用不着……但佛爷偌大年纪当然用不着，平常也没有看见她戴过一次。她这次特别戴上一个扳指，当然是有意的。”³梨园界议论纷纷，但杨小楼却三缄其口，这当然也是有意的。倘若冒犯天颜，招来的可是杀身之祸。

齐如山的《谈四脚》、《清代皮簧名脚简述》有关著述表明，慈禧太后时代的“内廷供奉”是以出色的皮簧技艺侍奉皇家娱乐的当红艺人，他们的兴衰宠辱取决于帝后的个人好恶，其中的风光与悲酸，可谓冷暖自知。慈禧太后对皮簧戏的特殊爱好和对少数皮簧艺人的格外恩宠，引发了晚清一段时期从宫廷到民间对皮簧戏的社会性痴迷。这些服务于皇家的“内廷供奉”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心理压力和风险意识。

齐如山遍访梨园界几千人，从多位有着“内廷供奉”身份的老辈艺人口中采集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有助于后人了解和研究晚清宫中帝后观剧的情形以及他们特殊的审美习惯对京剧的繁荣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1 齐如山：《谈四脚·谈陈德霖》，《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47～1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2 齐如山：《谈四脚·漫谈杨小楼》，《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6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3 齐如山：《谈四脚·漫谈杨小楼》，《齐如山文集》第六卷，第16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

